

紫園草卷七

墓表

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堯山吳公墓表

嗟乎公以刑部尚書卒京師蓋年甫六十云方公侍
御時

肅皇帝見公伯朋名 御書改百朋夫

帝意所嚮乃勲業竟隆茂烜赫若斯也非偶哉公字
惟錫號堯山世居青田宋紹興間有曰造者徙義烏
凡十五世而生瀾瀾為公祖瀾生瓊益城教諭為公

衡郡曾朝節著



父皆以公貴贈刑部尚書祖母母皆蔡贈夫人繼母
金封太夫人母蔡三子金三子公蔡第三子公生而
穎悟絕人讀書目五行下兒時嘗隨父益城道遇異
人竒之啖以瓜曰子異日當大貴家故貧顧屹然有
大志攻文詞稍長游邑庠試輒高等傾流輩嘉靖癸
卯領浙江鄉薦丁未第進士令江西永豐政先教化
事至立斷訟無留獄有清水明鏡之謠庚戌

召拜御史按淮揚按楚楚地遼濶公所在凜風裁察
良墨問疾苦予便利楚至今思之而淮揚值倭猝至
無備督撫倉皇莫知所出公為晝夜料兵食畫戡守

倭遂遁去初倭訐東門外民急悉奔望西門入城督
撫懼甚令亡內民入民號泣震天地公亟命門者內
之所全活萬計秩竣陞大理寺丞轉右少卿尋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尋移公提督南贛軍務
南贛控萬山諸山寇出掠無誰何江廣民數奏大征
前督撫第逡巡借撫降以逭責又倭夷流突潮惠間
山寇益脇而恣亂人率以兵食且不給難其役公至
慨然曰豈有賊弄兵潢池復縱之荼毒吾民耶開府
之謂何疏請軍費簡將領激以忠義而倭新舊連營
至二萬初寇潮惠之東鳳及饒平秋溪公分遣官軍

擊破之倭窘多走水上死又擊倭滅水都神山溝先後三戰而滅之最後擊倭海豐一陣斬首千級餘盡覆溺海濤中報蕩平矣山寇之連兵流劫也公以為不囊舉之則禍無已時甲子春二月賊衆楊一分夥出巢屯劄永安之洪田公計外寇除則內勢孤圍剿洪田乘勝進搗香寮咸詫謂自有巢未嘗睹也六月進攻始興殲李仕達七月擒藍松山余大春九月擒梁國相等于黃沙石子嶺十一月擒斬蘇阿普又移兵剿乳源馬五乙丑三月會師剿漳潮吳平及獲二源張全四月擒曾東田及斬馬元湘首級九月獲李

春文熊張威丙寅翁源河源龍門英德和平之雲溪鎮李村鴻鴈洲圩坪歐公坑血流寨南浦諸巢撲洗殆罄復進剿下歷賴清規等巢凡前後破巢一百二十斬首數萬餘級生擒無筭惟時下歷賊尤雄劇崇山峻谷恍在天表即尉佗儂智高負險故地巨巢凡三賴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二王巢岑岡謝允樟三王巢高砂巢各擁衆數萬相聯結議者選輿觀望謂非三省會師夾剿不可公度三巢惟下歷包據為廣併力攻之二巢可自下六月興師密授叅將蔡汝蘭方略襲破下歷搗其巢擒清規于苦竹嶂一時劇

賊遂乃殄絕百姓歡呼加額相率置祠與文成並享
云公具文武略兼收群策神算獨運拊循操縱咸當
裁公費稽關稅悉以佐兵故所向成功前後捷疏十
有八廕子一賜金幣十二加二品者一晉秩三乃公
口不言功歆然曰吾書生遭疆場多事戮力公家固
吾今隆慶戊辰晉南京兵部右侍郎三疏終養不報
已已改刑部右侍郎丁父憂壬申改兵部右侍郎
今上登極命閱視三鎮賜飛魚服公周歷關隘悉注
措所宜凡五月竣事條上修復宣鎮內牆及屯政河
防邊事凡八疏又進三鎮邊圖疏略曰觀邊塞幅員

之廣則念保守之艱觀夷狄部落之多則念撫馭之
難觀士馬分布之煩則念儲餉之費觀亭障經營之
苦則念邊臣之勞

上嘉納之已乞歸省乙亥起南京右都御史留都輿
服宴飲多僭侈踰度公遵

詔裁抑紀綱肅然丁丑兼管南京刑部事論報稱
旨晉刑部尚書命至感激倍道北趨遂染疾會部
事久虛獄狀填委皆躬親檢覆不為怠疾遂益劇竟
卒訃聞上念公南贛功

詔所司諭祭營葬公風儀俊偉才揮霍事迎刃解負

氣節不能脂韋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處家庭有人
所難忍怡如也其斬倭功廕以推其姪大紳祿入分
給貧族仕宦三十年儉約如寒素視貴富澹如病且
革嘆曰吾獨恨國恩未報諄諄若語軍國事則復長
笑不已問之曰吾得全故吾還造化奚不樂嗟乎公
之於生死亦齊矣乃其才猷志略未盡展值
上簡任鴻碩共興太平公以老成受倚毗克竟其志
而中道殂所為猶有恨於國恩未報殆此耶太史氏
某曰余常反覆南贛諸疏未嘗不嘆先生任事之勇
焉往陽明先生勲業以南贛起也然功在涖頭桶岡

而三巢未殄先生枯朽視三巢第以度中兵剿之亦
其見卓邪人見三巢則難先生見在下歷平之宜矣
及善後疏移俞帥潮州而設叅將于虔以山寇付之
蔡帥又何審也然先生成功多以蔡帥故用兵亦係
所任哉余既撰其事乃復論著其大者表于墓先生
有子大纘以先生廕在太學數試人稱之餘俱詳狀
誌中

劉母裴宜人墓表

余禮闈得才士劉清之甫釋褐而母訃至叫號涕泣
向余語吾母劬劬沒身悲乎歸數月尊君鄧州公自

為狀書來屬表其墓余讀狀憶清之所為悲蓋宜人
裴姓諱貞始東谷翁者鄧州公父也艱子置媵受給
而取羸女人又給使遣之則戍人也已聞之慄然曰
奈何陷無辜女於戍歸其聘更為擇配令得所太宜
人亦遂以是歲娠舉鄧州公矣東谷公舉鄧州晚也
憐愛之慎其耦久乃定卜宜人宜人父思萱翁醇誠
鮮機城長者也與東谷翁為吟社友厚善東谷翁一
日過萱翁之宜人異之曰之女也端莊凝重異日必
為賢婦蕃胤亢宗之托殆是乎萱翁亦素奇鄧州遂
許之宜人歸鄧州公東谷翁業病卧即為籲天時湯

藥而進之翁喜語太宜人吾晚舉子而才能成吾志
吾新婦少而賢足以助吾子目瞑矣遂卒翁故拓落
不事生產家徒四壁立鄧州公財弱冠彷徨喪葬宜
人斥筐篚佐之克如禮於是太宜人春秋高矣而性
加嚴宜人競競曲承務得其懽心方鄧州試有司不
利篝燈丙夜刻意其業異成東谷翁之志歲常資館
穀於鄉日扃畝宮之門蕭然環堵宜人怡然不知其
食貧也至進甘毳奉太宜人唯謹忽痺病擲沐食飲
必親凡三寒暑而愈乃已逮後領鄉薦得湖湘令奉
太宜人偕宜人顧益虔慎所豫悅寢膳於簿書旁午

之日以此自湖湘擢守合州太宜人年九十不欲偕
矣宜人奉之歸旦夕扶掖忘其宦遠津涉歸而喜可
知也及疾篤不暫離左右既卒哭盡哀終始婦道四
十餘年如一日咸以為孝公既免太宜人喪補鄧州
自是宜人亦不復從拮据家政一切婚嫁禮儀細大
必歸馭臧獲不縱不苛皆有法其於諸子也愛而知
勞嘗語鄧州曰翁昔教若至今日若又以教兒曹當
必有善繼若志慰翁於地下者凡所以禮塾師甚備
訓諸女必先女紅乃令通孝經列女傳大義時舉夙
所歷荼苦誨諸媳令知成之不易語未嘗不漱漱淚

下也伯子蚤世之嗣厚視其遺媳許為歸其二孫女
如女無廢禮於姻戚亦不欲以寸絲粒粟供靡費在
官署猶手絲枲其恭儉莊順天性然也清之又曰吾
母之事家大夫於官每以廉勤仁恕相從史家大夫
所至有樹立既去民為之勒碑繪像以志遺思多其
助焉史節曰女德之茂不第以成其夫善慶之鍾匯
為醇和將有賢子孫振發其緒業施於朝著游膺
綸綍炳耀乎無窮矧其所躬訓督者乎宜人弗泯泯
矣宜人卒以萬曆丙戌得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源
深邑庠生先宜人十有七年卒源潔邑庠生源澄清

之丙戌進士源清殤源洪邑庠生女三人孫男十人
孫女五人其詳具狀誌中

傳

二客傳

先君故多方外交慕養生家言則交運氣不善病
若藥松崖旱能致雨病則不禳不藥能立起若劉
清溪皆延致之舍至于沒齒余獲睹記二客之所
為揮塵而談有足警發者焉為作傳

劉清溪者名道弘江西之高安人其初流寓桂陽州
與諸賈人處閩中而不以積著自營獨持數編符篆

呪語科書所受於其師者即其文訛舛不改為謂是
足以號召諸鬼神而祛邪滅祟如響州人傾信之焉
先君還里中過而遇其人喜之曰往在衡山耕將有
穀乍不雨輒半收久則苗或稿死有束手歎耳孰若
以劉君居吾田則無憂豐歉君盖有嫗同食貧使人
舟載其所奉之神像俱之龍隱日手抄其書諷誦而
叩其所以役鬼神者云旱乃為壇與之晝夜日中擁
香絮以汗餘為多少方向為刻應雲將起以舌默書
符後日其符作勢運之雲合而陰將雨矣雷電交作
結幡成龍蛇形手且以令板呼雷之名如在其左右

觀者見其電光着兩鬢固愈快甚得意雨水倏而決渠迸騰間矣郡苦旱嘗召之亦然書符咒棗已疾而猶好以桃箕下神告凶吉即余甲科名第預決於二十年
前嘗語余曰吾身後當作仙余哂之曰作仙必修煉有
道術萬一能成君何修而能仙乎則應曰吾乃為仙官既死
數歲有村覲某者盜請其所供神像將安座而鬼附其子
斥曰而安得饗吾神雷電驟作閃鑠其戶以刀自擊其胷
覲乃大恐亟冒雨奉還之余之丙子上春官也附著於余老
僕輔告以所中第如前語真若已仙者焉余乃慨然語人曰
人第患無

真志乎真志為聖人則聖人矣真志為仙佛則仙佛矣
劉君鄙行其教專篤白首不懈冬寒猶晨起跪念諸鬼神
誥畫香一炷自粗糲外不肯置一念果足以不死豈有真
志為聖人而不能者哉其嫗賢與之相守沒皆厝龍隱山
原歲時為祭掃其墓

松崖藥君名伯誠徽州歙縣人幼從其親族賈真州性
巽慈澹于財利收本貲之直亦噤而不能出一語以是
責家多負之貲遂盡落其販地產也主常昂其直予之至
鬻必折意蓋不屑心計會兩目病幾瞽乃從修鍊之士遊
欲以治目修鍊之士亦往往喜其為

人以其所傳授之最後自江東而遊衡陽所得於運氣之術功已積久不運而能通三關以下丹田其髮如鶴其目如電其面瑩然如玉見莫不知其為修仙者流當先君居龍隱山中一晤而語合凡君之術先君固稍稍用之足以不病然不竟行余之家食病也母孺人嘗令人詰之曰君自負有大藥坐視吾兒病安乎君即入視余卧內口授余而病立瘥自先君沒余與諸弟通館穀之余又迎之京師相與處者三年君不善病然我知其不能仙仙有夙生胎骨名在仙籍中生而慕玄真之道一物不能入其心異人將秘

授之而秘修之功行滿而冲舉矣故功非偏至之積也行非一術之成也性命雙修道術渾成天人輻湊乃得上昇不然孰能逃五行之數哉今年冬弟守齋書來曰葉松崖君物故矣余既悼君之不得再見而重嘆仙道之果難成如此

胡橫江公傳

余友格齋盧君思道素受學胡橫江公公捐館舍久矣思公之遺教不能忘自為述以書貽余京師乞為公傳余童子時一再見公長乃知學已不及叩請盧君篤學人也其於公甚深余乃採掇其大合於所聞

庶幾不謬誣焉公諱秉觀字尚賓行貴三十一別號橫江世居桂陽州下鄉石燕坊父鯨甫母鄭氏正德壬申正月二日生公公質敏慧幼為舉子業遊州庠嘉靖丁酉負笈道州從周合川公學合川公曰吾亦將往求師公曰師已登科復何師乎曰吾求師非舉業求以學聖人也去此六千里子能俱邪問為誰曰泰州王心齋先生具告以先生之學公欣然曰吾將歸稟於親束裝往從抵安豐里合川公以公見先生先生喜其有志踰月公聞先生之教日有領悟先生與語不倦公亦遂忘歲月既三年告歸省先生贈之

詩所稱許期望一時及門之士未嘗有焉將行而鎮江有欲迎致先生者先生即命公以其便代往寓東霞寺中三月闡發先生之學多所感奮陳竹溪諸君作卷送之時庚子二月也歸一年而先生訃至為心喪每以不獲再詣安豐為恨歸既罷去其業至是愈以倡學自任方鄉居日與里族談學里人環堵而聽歌聲常徹四野維時湖以南素不知有學公崛起風動遐邇吾武邑彭健堂顯卿首毅然往師事之遂以轉告同黨有志之士皆相繼執北面禮及公來遊邑中從者彌眾王君立齋有我欲終身橫江子之句大

司馬凝齋劉公時未第顧已信慕公父一溪翁訶止其行則日與彭君過從私所論議獨有契也其後劉公雅談名理有聲縉紳間本之則公倡云公造沈邃而智開朗妙得章句之外所與同志語竟日乃莫不歎服曰自吾見先生始得聞之其教人惟自體驗身心初不規責人過失或不得已但曰其不用功如用功則自無差失矣有問功夫者每於坐定時指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乃示以慎獨之功聞者咸見音趣莫不樂學公別築一室便生業以給來學門人滇中李明著謂為小人之事公曰得諸友來共明此道

使善人益多雖躬耕亦為天下養賢固無愛於吾力也所著有立志盟省道說了心說惟以明學旨不蘄為工別駕王劈泉公造請其門洽旬而後去月崖李公平大橋峒寇諮於公卒以收捷州守蔣可齋公特加延禮迎宿於署中萬公守素則為題楚南獨秀匾贈之癸亥以疾終正寢將屬纊盧君進曰先生棄弟子往何處也先生含養有年心體今若何公曰我此心明明白白再問生死證驗曰無今亦只有此心初盧君之從公學也嘗問打疊此心潔淨似亦無用公曰陽明先生云只因此子還嫌少空自支離過一生

又誦程子語云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
忽不覺言下有省盧君歸久不至即以書召之曰吾
欲爾來豈欲有弟子邪爾以我為師我亦如有師矣
同堂共室積歲累月相觀砥礪久而功夫熟庶幾有
成聖人之學豈容影響湊泊乎及論身方心圓心方
身圓類精思冥解之語微盧君亦孰能抽其緒發其
蘊哉公配李氏有賢行子三天一天然天德傳主在
著公之學它固不得備載爾

季弟敬卿孝廉傳

余弟敬卿歿二十年矣積念與友人王楚陽合為傳

常心痛而止及今於弟猶不為恐成後死之過先贈
君松軒公文夫子四余長次符次簡幼笏簡敬卿字
號涵齋始贈君携余暨符簡于郡最顛意破貲督余
之成已符簡乃皆受業於余嘉靖戊午余中式符簡
以儒士應試先後受廩邑庠有名萬曆壬午符始順
天中式簡隆慶丁卯中式而符不雋顧不色喜而泣
語人曰兄固當捷奈何使弟先兄會試與余偕者三
一起坐一食飲未嘗不父視余凡余有所告語受之
而行不詰不惰惟恐其違也凡余有所心動意迎之
而合如精相感不俟語之及也常態少年登科意氣

英英勃勃易視天下事弟獨歛然自下日祝曰大兄
宜芥拾者爾絕不及已朋友中狎處挑之怒不怒誘
之嬉不嬉幽默沈靜終年不見遽厲之色乙丑戊辰
間衡講學之會甚盛諸不在講者竊議之至簡則曰
若涵齋吾信其人不訾矣居子舍授衣則衣授食則
食中無完禪囊無私物贈餽資給不入其室至沒齒
寔如也其卒也則以袞毀云甲戌會試弟感冒疾完
場事出而陡聞先贈君訃有終天之恨焉相與匍匐
而南疾乃增劇寓南陽村舍幾殆扶持而至江陵醫
診之云息此調攝庶幾瘳乎弟告余曰數千里還急

顛見老父棺一哭耳將抵郡余又囑以勿過擗踊不
若余之無疾也歸而慟果暈久乃甦瘵之百方甫三
月竟不起卒之日與母李同視之臥榻余抱之坐母
起出戶弟首向余泣曰大哥吾再生父也氣遂喘逆
急呼母至而逝矣郡人聞之無不悼惜兵巡某公方
按治豪于鄉者恚曰郡有王曾兩孝廉賢夭死汝等
為不善反生乎武邑士人適聚於學官頓足酌酒相
矢曰敬卿即未仕不力請祀之賢祠非夫也異日呈
縣得轉請入祠弟不言而躬行生有至性挹之真醇
長厚余自以不及以器度卜事業謂必遠到迄以不

驗刻意於學雖隆寒不輟冷氣常侵其膝每得古書
分讀之歿檢視其遺書則皆手錄成帙勤瘁若此而
竟已悲乎生嘉靖甲辰正月四日卒萬曆甲戌六月
七日壽三十二娶唐氏孀居有志操嘗舉子科孫殤
有女適庠生范鳳喈亦早寡也立符第三子廷棡嗣
墓有石率畧此得詳之

艾生傳

艾生名自新雲南定川州人今年五月以選貢肄業
太學十一月廿一日忽卒于內第舍余聞之而悲既
如例賻卹具香燭屬助教王君率同舍生哭之復移

文兵部給勘合歸其喪又與西廂周公各賻奠之然
未知其賢也一日張生述齡來告曰艾生蓋有志學
為聖賢者也即在病榻日錄其所志與見箴之既卒
而獲覽觀焉乃皆真確切至垂死神識愈定絕未嘗
及其它余聞之而益悲即令張生索其所錄至且讀
且泣曰艾生安得志行若此而夭乎生蓋平昔嘗受
學於人為舉業所困不暇為及病靜攝卻情想初念
脉脉動遂得夢覺大發憤厚自刺責將以期之於後
日若謂免諸生籍矣可恣所欲為無束之者生誠不
即死必能自樹求所以企於聖賢無疑天柰何斬之

紫園集卷之五
我生之言曰把世味一眼看破心境自閒如此看去
不免入空寂世道如何了得聖賢却于假中討出一
箇真消息來又在此一步上着工夫又曰平居謀義
猶恐家修而廷壞平居謀利誰能忠君而愛民富貴
時尚經綸却不知貧賤時當養其經綸貧賤時尚操
守却不知富貴時當勵其操守予自病後始覺枉却
半生而今悔悟過來庶幾得進於聖賢不至為禽獸
生所錄無慮數百言醒豁直致大抵章句外語決非
定志於此學者不能道恨其至甫一月輒病病數月
溘然逝未及與之談廣其所欲言嗟乎嗟乎得士若

此而失之其於求友之意何如哉生年二十九耳產
又絕遠號為夙學遊處士大夫間曾未有以一念及
於道生才矣又不使竟其大業成生之志

國家選拔天下士有如生者在收不負矣亦不以佐
異時緩急之用士之無志者何限乃反倖生人間此
何以云也重哀生之數竒為之論著聊以志焉

述

學初述

余蓋素未信學嗜講學者目攝之曰道中天日也奚
俟講而明乎學行而已講何為嘉靖乙丑春余與同

里王楚陽解元南宮下第辭座主侍御徐巖泉公公授以古太極測一帙途次展玩至陷溺禽獸圖瞿然曰人之不學乃至此乎遂相與矢天而盟必為聖賢顧茫然莫知所以為學之方余謂楚陽曰中庸論性道教道不可離其功夫惟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吾人亦勉於敬而已於是日相戒飭目不妄視耳不邪聽口不戲言身不媠動如此者四十餘日以為精神歸併庶幾君子戒懼之功時亦覺其束縛勞苦以咎之於功未熟也及抵家各以人事不相聚者月餘則前功皆弗復記憶之矣居有頃徽州程天津公至衡

凝齋先生亟謂余天津者心齋先生高第弟子余乃約楚陽訪之於石鼓一見問余植齋之義余告曰節之直也不植則不立欲有以自立爾天津公曰固也不猶之植木者乎將於枝葉植之與抑於根植之也余曰亦於根植之耳然則先生之根安在余未有以應天津公曰吾人此心即性命靈根也培養者只於靈根培養自然枝葉暢茂開花結實不向根上用力根既不固而欲其湊泊能乎余乃恍然悟為學之功若此其易簡君子之戒懼初非束縛勞苦於外而束縛勞苦者宜其一放失遂不復記憶也天津他日示

余二絕云一種靈根天上来幾人知向此中培津津
生意無窮妙葉自陰濃花自開葉自陰濃花自開枝
頭忽見已成梅好將鼎內調羹味毋負當年苦意栽
自是余與楚陽既宗敬之先贈君迎致之家塾而余
日叩公所得於心齋先生者與之辨駁不休余告公
曰吾之所無疑於古人者孔子而已以公與先生之
見讀孔子之言而無疑也則已矣以公與先生之見
讀孔子之言而有疑也吾安得而不問辨以思乎又
之公所得於心齋先生者余既無所不實力余亦忽
若有以自得一時同志密齋益齋楚陽諸君與易僉

憲蒙菴劉周卿仁山二公相約為學會而公之於衡
人士多所開發先贈君舍弟守齋涵齋賴公之教而
立尤覺蒸蒸於家庭聞殆未六七年公卒於嶺南先
贈君楚陽涵齋亦後先物故矣盛事不可以久微九
原不可以復作念之其能不雪涕哉今年癸未天津
公次郎勉之走京師訊余余重其別而憶曩者所得
於公之教不可以無紀也故述學初以寓吾慨憶之
懷焉

先君行述

先君少倜儻不羈晚乃喜講學同郡僉憲易蒙菴南

太僕少卿劉仁山諸公約同志為學會先君每會相
與反覆商訂充然若有得也性極孝友事父母曲盡
其歡意有所不懌輒蒲伏榻前達旦俟其意解乃已
先人田廬盡以讓兄兄諸子方離襁褓即携入郡城
同諸孤學比長又為婚娶備筐篚嫁其女嘗取先世
敏學公所修家譜手自刪定為家訓十餘條每朔望
集諸孤諸婦立堂下訓誡之居家甚儉約至義所當
施予倒囊應之不為惜諸孤相繼列賢書每以不得
干謁有司為戒故家計嘗窘而意甘之布衣蔬食裕
如也仁山公誌其墓曰余嘗見公初年負氣豪邁有

非繩準所能束縛乃其後一變而至醇謹又一變而
以道自持恬恬默默如一無所能者人以是多公好
學之力且信學之有益於人也

亡母行述

亡母太孺人李姓父邑處士諱朝恩精醫樸誠長厚
其弟教諭君朝憲之始就學也罄其資教植之母陳
有賢行族里稱福姑不容口福姑其字也而翁嫗生
太孺人及笄矣不欲以字凡子嘗曰吾女淑慎儉勤
自其質性殆以興世有德者乎及先大父龍山府君
求為先贈君配欣然許之先贈君諱銑字子鳴後更

諱銳字進夫別號松軒以戊寅

覃恩贈翰林院編脩亡母封太孺人云太孺人寔長先贈君七齡其歸先贈君也先人之廬遭回祿先大父謀即其墟新之數迫於兄弗得則遣先贈君走興國治堪輿家為卜居計蓋弱冠出踰年太孺人第競競躬井臼無嗟嘆語及還果卜吉壤以居拓治刻塞東增西埤成地靈之美弊弊劬瘁矣太孺人方連舉不肖孤等日勞於供饋夜分則紡績織紉補綴浣滌襁褓中亡廢乃若斯艱難也先贈君儻開敏見者異其非常人畎畝力作有黃翁者過而從吏之以子

之才智名不出閭巷亡取耳先贈君念蚤固失舉子業無可為為藩司掾凡七年不肖孤已能學章句太孺人自出其所紡織脩外傳禮及改掾郡中不肖孤受知太守蔡白石先生已命先贈君勿掾自是太孺人從先贈君於郡一意督不肖孤學黽勉拮据左支右吾備諸苦狀戊午不肖孤領鄉薦顧未嘗色喜計偕二十年不欲以寸楮干有司窘困不異曩夙猶若以為固然癸酉先贈君背棄就冢子婦養久之以叨第迎養京師其以官箴訓誡不肖孤日日於耳曰兒侍天子禁近必脩潔端謹乃稱爾嘗以上方珍饌

紫園集卷十七
之餘市綺縠獻一御即櫛之曰布素性安之也居常不善病庚辰病五十日尋愈辛巳旋里當就道北亦病而愈何謂今之不甚病忽遽奄逝也悲乎悲乎太孺人婉順靜謚事舅姑孝即以事謹色益愉詞益巽太母何之念太孺人在郡寓未嘗不泣下也先贈君視其姪子女若子女婚嫁訓課任其費太孺人悉心佐之無愠容每詰旦焚香謁祖先至朔望齋素彌謹遇生忌辰饋奠必親悼兩翁嫗家中落同產歿無嗣數涕泗不肖孤為置祭田若干畝乃喜慰乙丑有為心齋學程翁至衡與先贈君語合賓之家請其所學

大有省出與同郡僕卿劉仁山公僉憲易學著公為學會太孺人每治饌餉會中不為厭語諸孤曰汝父聞學殊有力兒輩儒者宜益奮家庭宴樂令諸孤歌勸七著意驩如也平生不妄言笑惟諄諄訓勸小大不少倦無事靜坐終日疾將革視聽語言如常時其亦能不亂於死生之際矣子四長即不肖孤朝節翰林院侍講娶黃氏贈孺人繼娶劉氏封孺人次朝符壬午順天舉人娶薊氏次朝簡丁卯舉人甲戌聞先贈君訃哀毀卒祀邑鄉賢祠娶唐氏次朝笏庠生娶姚氏女二孫幾孫女幾曾孫一生正德辛未四月三

日卒萬曆丙戌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又六葬
衡山龍隱之陽枕嶽面湘在先贈君兆域之後卜以
丁亥年十月六日不肖孤痛亡母之有令德不能章
顯恐遂湮滅惟 當代立言名公哀而銘之亡母死
且不朽矣

議

陽明先生從祀議

禮也後儒得從祀孔廟蓋始唐貞觀雖不應古典其
於禮報弘矣歷宋及今並用道德名世楷模後來闡
經訂傳羽翼斯道者代以增美我朝之與斯典則薛

文清瑄一人亦

先皇帝始採諸儒臣議行焉然方諸儒臣議文清時
未嘗不及王文成守仁則皆以議論久乃定文成議
報罷然人心亦惡得忘情於文成不以瀆

聖聽而庶幾俎豆之也夫文成有功斯道非細也今
之左袒文成者惟曰文成之氣節偉矣建樹赫矣文
章擅矣論謂是則世豈其乏人而三者於從祀有當
哉文成之於斯道彼所謂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何
者君子之道不因世而異儒者之教恒緣時以顯孔
子之所刪述遭秦坑焚載籍散失承傳幾泯漢儒以

註疏存之斯其功也然訓釋名義就逐枝葉有遺恨
焉宋之理學應運以興溯流尋源妙詣神解若元公
明道斯亦洙泗之正派矣而格物窮理之說間有以
溺乎人心者解經釋傳即以為著述大業迷方亡羊
徃徃而是遂使有志之士躑躅宮牆正學晦蝕即我
國初踴多大儒其不墮於茲弊者鮮矣乃有江門一
脉而至文成益大之龍場困悟之後揭致良知三字
於天下使知夫聖人之道若此其易簡也未嘗不窮
理而不為窮理縛也不假援索不事比擬即此心體
萬物具足故一反求之而理無不在也今之學者乃

始知六經之皆此心聖人之必可學而至矣其為摧
陷廓清之功何如哉夫漢儒以註疏存六經也其功
粗宋之後諸儒以理學翼六經也其功大王文成以
易簡救理學之流弊也其功卓徃者固嘗有謂文成
之似禪慧矣不知學患不悟文成悟俗學之支離耳
安在其禪也又或因其徒之襲於其說而行悖也遂
以咎文成不知師固不能必之弟子彼李斯之學豈
其不出於孔子之門人而可謂孔門非邪是在學者
因文成以知聖學之易簡而定志以求於孔子則以
此心印證六經豈復牴牾哉蓋士賢於一鄉則一鄉

祠之官澤於其郡邑則郡邑祠之今有功德於孔子之道而不得從祀孔子之廟庭即愚人亦知其不可也曩文清之初發議也人猶以無著述少之賴先皇帝明斷竟施行也今文成亦在上斷之耳臣謹議

脩築泗州

祖陵石隄議

竊觀泗州 祖陵形勝真 國家億萬年鍾瑞降神之域所當保護周至蓋後為黃河自崑崙山夾送而來前為淮河乃自桐柏發源夾送而來兩河至此合

流而東不復有山謂之盡龍為河嶽靈秀所總萃宇內稀有盱眙山前拱自馬廊至龜山三十里正視之如眠弓內向環抱有情下視之包絡而至東北若玉帶然地脉融結妙於天下山勢順流而下乃自施家岡逆起而聳微茫之間為回龍顧祖之勢似不易辨惟於舟至湖心諦視之始覺樹杪獨露高有數尺結穴之妙若此矣頃歲以來忽因黃水為災淮水流緩而遂壅而靈水漲侵迫

陵地右厚而左差薄右滿而左多下故脩築 陵隄惟自 基運山迤東以至於北然但知築

隄以捍淮水之不外入不知實土以弭雨水之不內積目今 陵殿城垣之外匯成巨浸堪輿家忌之可為駭異此豈所以為

祖陵計乎又東隄之南北皆復為石隄以護土中更為金水溝之隄廣幾二丈四隄衝射

陵垣殊非合作亦不能使水之他洩建置之無法因

之愚以為當乘今日奉

一修築之會再疏以

請選差欽天監官看視其築隄首加意水侵

陵垣處所改砌金水溝第準內金水溝之寬狹令屈曲而至閘口溝之南北兩傍皆實以土拆去二隄北接北之有土處南接南之有土處更不令空濶為塘池凡前後浸枯 陵樹諸處一皆增培以土大槩欲後高而前下近 陵處高而近外隄處下即有兩水其勢就下沿隄之內石砌一溝與金水溝通順導之而南自可消納且有情也實土後補植松檜鬱鬱葱蔥氣脉且龐厚矣比者奉祀朱自新請於

皇上自脩理

殿廡外惟築石隄曾不及實土外之石隄雖高內之積水日厚所損不細即如

陵殿之西土勢本平淮水自不能為害無庸脩築倘石隄已固不異 陵西之土縱暴漲之時若可驚虞不旬日雨止漲息完好如故亦不足患隄內實土之處只務與近 陵本土取平勿使外高內下又蹈往者之誤此最實土之至要也偶因祇命祭告之後歷覽周遭反覆審定謬有一得以聞於在事諸公誠私衷懇款之不容已云

疏

奉

旨校刊經籍進呈疏

國子監祭酒臣曾 謹奏為奉

旨校刊經籍恭進

睿覽事臣於萬曆十二年恭睹

皇上俯允國子監臣之請校訂十三經註疏工部給資鑲梓又該十三等年先後國子監臣接續校刊進呈今年七月伏蒙

皇上擢臣領監事臣得以庸菲與校訂之役適會春秋左傳註疏該前任祭酒臣某太常寺卿掌國子監事臣某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某率同博士某某某助教某某某學正某某學錄某校刊已經過半臣添委博士某某助教某某某同見在各官競競踵成

其餘復請閣本再加繙閱訂正至是幸乃訖工敬裝
演恭進 御覽臣惟仲尼春秋之作蓋當周室王迹
之衰假魯史之舊文寓褒貶於一字扶三綱天地否
塞之世明大義日月晦蝕之時左氏因經以詳其事
後儒因傳以析其疑此為君父為臣子不可不知春
秋而讀春秋不能廢左傳讀左傳不能廢註疏也仰
惟 今日禮樂征伐出自
一人道德風俗同於萬國

明聖作述昭垂宇宙即仲尼復生何庸竊取其義哉
我 皇上 尊經右文 好古勤學乃

特垂神舊編不遺章句其於仲尼是是非非之旨固
必有當

宸衷舉凡 典禮之鉅

興動之微奉若法家之律例於此折衷是即

皇上之見於行事深切著明者也臣等猥用職事竭
其愚心芹曝之私不任惓惓懇款餘書方在接刊竣
完日更擬續 進緣係奉

旨校刊書籍恭進

睿覽事理為此謹將刊定春秋左傳註疏共三十二
冊具本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請冊立東宮疏

謹奏為懇乞

聖心明斷 冊立 儲宮以定國本事臣惟正天下本於家正家本於身正身本於心此本之不可忽也我

太祖高皇帝建大本堂教 皇太子

成祖文皇帝之諭審義曰國之儲副天下大本夫太子何以為大本哉語治道正家正身正心皆化理之

原語統緒

天子在上 儲副在側立蚤教豫萬世常安今

皇上登極二十一年矣

皇長子十二齡矣天下顛顛想望

明詔 冊建 皇儲頃詳

聖諭稱引 祖訓顧念 中宮待嫡兆於數年遲

元子而不立三王並封雖有

成命事理更宜審慮 聖心猶冀少回

皇上受福無彊永享 寶曆天下之所瞻依

聖天子有 聖子 聖子為 皇太子天下之所歡

慶 吉典盛事人心翕然勿疑勿阻庶光 簡策
冊典既舉置官屬親講讀與聞政事將聰明日開世
務日諳德業日進所以為大本計不可不如此豫也
藩王則枝葉也根本枝葉之不分恐未為

宗社圖也有家者慮家有國者慮國有天下者慮天
下 皇儲不定非止人心憂危猜疑百出官屬僅同
將王且至之師保之訓練幾務之聞曠監國之儀忽
去器之重非細故也臣所領者太學也毋論諸生公
侯伯之子皆得以勲衛肄業而教弗豫於

東宮謀未周於燕翼非完策也不蔽於目前之謂明
不狃於成心之謂斷願
聖明果斷而速成此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為此具本
親賫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考察自陳疏癸巳年

謹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免以重
大典事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考察在京官員四品以上許令自陳臣山野陋
儒晚收詞苑樸樵小器謬晉坊階乃遂叨塵辟雍而

使抗顏多士豈涓埃之能俯竭思

高厚之莫仰酬緣臣學鮮悟脩仕微望實反躬內省
慙身教之不素端揣分深惟恐風勸之難力任雖矢
心以忠

明主將積咎而蒙顯誅茲當 清世黜幽之期允宜
不肖退處之日伏望

皇上鑒臣之所獨知而察其無用跡臣之所自列而
汰其濫竽別選名流以稱此職庶型範得人
文明之化攸賴官聯無忝 泰寧之運益培矣臣無
任悚息待罪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二言疏

謹奏為直陳鄙見以效愚忠以備

采擇事臣田野賤儒耳蒙

陛下拔擢忝廁詞林今十八年矣未有涓埃報稱

高厚日夜慙愧頃伏思之臣嘗壯歲聞學考證前哲

講求師友竇有二言試之輒效用以獻於

陛下或少裨

聖德 聖壽 洪謨 偉烈之萬一惟

陛下垂聽其一曰靜此平居養性之方蓋性以靜為體萬化之樞紐一身之真宰也本無念憶以念憶撓之則不靜本無好樂以好樂汨之則不靜每當少事正襟獨坐蕩滌情想一念不生心息相依空洞無物此聖人所以主靜立人極也性靜則神住自然志意恬愉精氣凝固天地鬼神合德萬象萬形歸命睿性日躋於融朗 寶曆永享於萬禩臣頌

陛下宮闈燕閒以此默而存之庶足以收靜攝之效必不至靜境反動矣其二曰中此日用處事之方蓋事以中為則不可過與不及得之斯治失

之斯亂也堯舜之所相傳初非高遠難到事皆停當妥帖便是允執厥中有成心始以成心主之則偏有意見始以意見參之則偏虛懷豁然延訪翕受聞一善言沛若江河之決此聖人所以用中於民而為大知也以大知燭之以大勇行之自然用舍攸當動止合宜網舉目張邇安遠至

政教普徧於夷夏 治理登闕於太平臣頌

陛下綜理萬微以此確而守之庶足以匹帝道之隆必不欲耽靜厭動矣夫此二言一體一用靜者真體也中者妙用也體用實一源也恭睹

陛下 端居宥密而見徹幽隱

親裁章奏而神明獨運即如寧夏之役實賴

陛下赫然震怒鼓舞將吏乃成厥功雖古之聰明睿
知神武不殺者何以加此臣之闇劣知不足仰贊
聖心冀幸 俯加

聖心冀幸 俯加

采擇設誠施行臣不勝顙望不勝籲祝為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祖陵實土築溝疏

題為祇後

祖陵偶有拙見續陳修築未議以培萬年國脉以慰
九重孝思事臣惟

帝王履運凝圖山川效其靈瑞詩詠高山天作保之
在於子孫靈承

上帝而世世加周慎焉然後終焉允臧也 天祐我
皇明挺生

太祖高皇帝肇闢寰區垂創萬世

帝統溯其孕祥基運則泗州

祖陵為木本水源吉域也頃者

皇上俯允部臣議覆差官修理

殿廡增築石隄蠲吉興工之日

特遣臣往祭告 后土 司工之神臣行禮畢恭觀

祖陵形勝私竊踴躍忻忭焉蓋黃淮兩河所經西華

中嵩兩嶽南北夾送至此合流河嶽精靈寔所總萃

又盱眙諸山拱護擁衛自西南訖東北若束帶然氣

脉融結未易圖繪 國家卜世卜年曷其有極臣謂

歲時有司嚴守視謹繕治宜何如周至也者邇因黃

河汜濫淮流壅滯雨露水漲近侵

陵左乃築石隄以捍淮水之外入計誠得矣但臣

竊觀

陵殿城垣之下雨水所積滙成巨浸且外隄內橫為

四隄衝射

陵殿是積水者三大塘池而衝射尤非宜也此緣有

隄之後內水無從外洩隨時建置歲月因仍以及於

此使

皇上親見之必將惻然動念不至今日矣臣等

皇上臣子也見而知其不可矣寧默而處此以臣之

愚謂宜於水浸

陵垣處所皆實以土外金水溝第準內金水溝之廣

狹勿若今之廣幾二丈俾氣翕聚砌法宜屈曲而至
閘口不令直射南北二隄可盡拆卸填土掌平勿更
令空濶低窪以為水壑大槩後欲高而前稍下近
陵處欲高而近外隄處稍下縱有雨水其勢就下乃
於隄岸之內另用石砌一溝深可六七尺廣可四五
尺東起有隄處南盡隄處而止沿隄逶迤而遶繞則
內水可以消納無浸漬之害水積亦自有情成環抱
之勢凡浸枯

陵樹諸處既皆一一添培以土遍植松檜鬱乎葱蔥
地脉且龐厚矣奉祀朱自新所請於

上自修理

殿廡外惟務築隄未及實土不知外之暴漲雖遠內
之積水日多即如士庶之家塋宅左近見有小小坑
塹瀦射不吉有不汲汲修築培補之耶乃何以視
祖陵忽畧也臣詢之州人皆稱取土之難謂近
陵地面土不敢動自遠崎嶇而至舟畏風浪巨測然
開溝取土足填大半所不足者乃索遠土不甚勞費
况為

祖宗根本重地謀而豈憚小勞遂已哉臣歷覽周遭
詳審商定還南都復諮度久之同官皆謂臣覩記真

確本無越俎之嫌工作伊始豈得以緩稽事用是乃
敢陳乞

勅下該部酌議請自

上裁施行庶

三祖之靈既永妥於萬禩而錫羨乎無窮

聖孝追遠亦慰悅於

九重而躬膺乎遐福矣緣係祇役

祖陵偶有拙見續陳脩築末議以培萬年國脉以慰
九重孝思事理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差官齎

奏伏候

勅旨

說

賞心說

士之不知賞心也久矣夫心者何也吾人之樂處也
昔者濂溪先生常令程子尋孔顏樂處者尋此者也
是樂處也非山非川非嵩非洞其為地也方寸耳而
廓然如天地焉四時消息景物變遷樂處固自在也
是故聖人賞之也今之為士者有之而不知求求之
而不得其方既不得其方矣又焉得而賞之有士於
此孜孜而問之汲汲而尋之恍然忽然而自得之吾

自得乎吾之樂處而吾自賞之也又可與人語哉故
行乎富貴若無富貴焉吾賞乎吾心也行乎貧賤若
無貧賤焉吾賞乎吾心也行乎夷狄患難若無夷狄
患難焉吾賞乎吾心也夫賞心者心也若有心是以
其心縛也是求賞心者也故惟無心而後能賞之雖
然自賞其心猶未若與人同賞其心之為大也不曰
曾點之志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
點也斯賞心之大也所謂克拓得去便是堯舜氣象
者也

相說

夫相上必已信事必已任情恁畢照伸縮在我而後
可為弗信弗專動患掣肘將有不當從而從欲行而
不能行豈相道之光哉夫相必使上常親己如立之
倚恐非予倚則蹶如行之指恐非予指則迷故人不
得間焉若此者乃可以處相職矣夫信於上精白者
心乎而日孜孜其大者乎夫後其身先國家則信之
矣未自信而儀上信已未嘗有也上前小大必爭以
之於道姑舍是曰徐徐云爾欲有為焉否矣相先知
人夫六卿以下數人不易察乎得其人矣夫何為哉

事不刻削人無苛責寬和平恕故明而不察斷而不
執幾矣毋先有必為之心然後能有為毋先有必用
之心然後能為用出處之際相道之所關也延見四
方之賢以周知四方之事相道第一義也能以精神
感動上心而使日就問學訪求政務然後相業有可
得而言矣能使上心不嗜聲色玩好轉入此來又不
徒耽志無用之文詞此宰相致君之大也相不能喜
怒人乎不以天下飾喜怒虛其心於天下物莫不得
其平相道止此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練兵說

京營之兵舊制以待調遣不止衛京師也今名存於
籍耳在操者老弱耳名存不減養兵之費老弱但循
操練之規何論調遣萬一有警孰將孰卒庚戌覆車
可復蹈此以愚言之宜如作養生員歲考列等賞罰
矣黜者數人耳拔其優者聚而校之而厚給之餼則
有攸勸操有常期軍稽常籍不必更也第於閱操之
時實選驍健之士今日得數十人焉厚賞之紀而識
之明日得數十人焉厚賞之紀而識之所得日多共
為一籍彼老弱者家有壯子弟焉且相勸出代以應
選格矣吾見驍健之日克也所得益多散處各營統

以才將即使驍健之精技擊者以教驍健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萬不數月而能戰者萬計矣時復演而校之第其優劣而厚賞之存問其私而厚恤之夫不吝犒賞務在優恤賞卹不及冒濫驍健感激而凌厲是我之厚賞者少而一兵可當十兵之用也固將鞭笞四夷而况京師哉今在營非無選鋒也非不給優糧也操非無賞也鑽求請托弊不可原祇益虛冒與老弱同耳教習無法稽核無實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萬一有急况能出城而陣以擊賊乎議者謂賞難厚也費難支也愚謂京營之兵多係買差相沿為

不可清理惟嚴督各衛以某日為斷不得更縱買差以衛核所以所核總以總核伍勢固易核一應逃絕衣糧即屬奇羨可以助給賞驍健之資當事鎮定而有威重法自能行輕率張皇乃畏鼓譟噎廢食養亂貽禍江南敲骨椎髓以徵膏脂轉漕而至盡予市人不可痛耶然振舉其務尤有要焉曰執政本兵總督協理巡視科道此六臣者精神意氣日相流貫而無異議糾舉覺察始無窒礙協理必採宿望任事之臣科道選有風力者酌資淺深期以三年功成擢陞京堂皆令住近北城便於簡練勿以私妨如此而

謂京營無強兵者吾不信矣夫武臣多貪善結納首
在得人協理不與事日束手何益科道縮其事矣誰
復言營務者苟且相仍故足憂也又必執政與本兵
孜孜提挈其上乃不至習為廢弛矣不然而欲求兵
於營之外求練兵於科道之外不惟紛更多事久之
亦何以異於京營哉

今京營有兵矣外衛有兵矣倭患急又遣經畧及寺
臣紛紛召募不應也應召募者乃皆無籍棍徒不從
稽覈悉以為聚兵于險要此不可緩而各郡縣可空
虛無備乎縣額有民壯此兵也承平之日用之他役

可矣今且急當以別役役他役而還民壯于兵又僉
鄉兵佐之大縣可四五百人小縣可二三百人邑令
自簡練而待之夫縣皆有演武場有巡捕官道必有
兵備轄各道必有督撫以督撫責兵備以兵備責郡
縣以縣令責巡捕勢豈不易民壯有工食矣縣又稍
以犒賞給之莫不利賞以養其父母妻子而有事則
可以赴死策孰便於是及今不圖孰戰孰守未有能
完者也昔陽明先生之定宸濠變也以列郡兵也許
忠節公之於樂陵也亦即其縣之兵也此不可不急

圖也

紫園草卷七終

